

宋東京考卷之七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錄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大中祥符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一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

續會要以

兩制充

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

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

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竒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隣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閒慢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閒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二

修至是書成

九朝通略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鄭

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  
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磨氊賴有王宣  
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書寫於一  
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醉景純獻臣  
復注其下曰道卿御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  
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扇上高文莊在坐  
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  
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磨氊乃  
其子也王宣慶大闔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  
有磨氊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概處詩扇在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三

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即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故謂之  
北扉又云北扉者謂其在浴堂名殿之南便於應召也至  
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  
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  
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  
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  
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

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四

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肩鑄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歉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嘗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五

處駕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待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六

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邇紫闈每夜漏既下宮鑰並入有大號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七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  
重乎哉

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  
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  
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  
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  
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  
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按鎖

院機密之謂也試士撰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勅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祕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八

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口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九

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復置鈴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竒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院上事宣徽告報勅設儀鸞宿陳席幕大官脩珍饌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顏

色逍遥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又云鼇宮  
鼇島焉

元城語錄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  
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汙玉堂之  
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  
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先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  
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

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  
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  
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  
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  
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  
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  
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繒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  
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廬  
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宮亦有玉

堂按宋玉風賦徜徉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

天上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宮是知實嬖幸之處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一

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澠水燕談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楛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雋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岸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二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窺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三

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至望見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乃趨入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四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概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繒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

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按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旨

雖宸翰雖揮亦資其檢討故謂之視草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

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

符中予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按承明直崇政

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謂之再坐亦方燕服對曰至院

### 宋東京考

### 卷之七

十五

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

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

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堯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

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

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

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窓格引燭入照之

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堯山堂偶雋口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廬陵集注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六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文苑英華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共成之凡一千卷口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口不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客上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暖妹由筆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持不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七

令下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綫縫聯袖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鮮帶便上牀取幘頭於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

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事美談  鼂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吏後曲晏亘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文僖各賜一朶又嘗侍晏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八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容齋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云右謹具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揮塵前錄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弘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錄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九

時子瞻半醉遽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之此是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竒才竒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鎮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至其表有云六十三而致仕蓋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二十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異也

□□京考卷之七 全